

她是吉利区一名普通农妇，却与著名作家史铁生结下了深厚友谊，
权菊先说——

25年“相伴”，他给我温暖和力量

核心提示

□记者 邓超 文/图

他俩都是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只是她认识他时，他已发表多部文学作品，在国内外声名鹊起；他知道她时，她还困在农村旧窑洞里，目睹着家人的辛劳而整日愧疚迷茫、自怨自艾。在25年的交往中，他俩从未见过面，一直靠书信、电话和网络保持联系。

2011年12月31日是史铁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日，权菊先为记者讲述了她与这位良师益友的交往故事。



权菊先展示史铁生、陈希米夫妇的合影。

银行高价回收硬分币？ 纯属谣言！

□记者 徐翔

近日，在郑州某高校读大一的小博放假回家，刚进家门就找出自己的存钱罐，一枚一枚地仔细翻看里面的硬分币。“我在网上看到银行开始回收硬分币了，一枚1965年的1分硬分币能兑换350元，同学们都回家找钱了。”小博说。

昨日，小博的母亲李女士致电本报询问此事的真伪。记者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获悉，网上流传的中国银行正式发布回收硬分币价格表纯属造谣。

谣言网上被炒“火”

昨日，在小博的QQ空间里，记者看到一篇标题为“中国银行正式发布回收硬分币价格表”的日志，上面显示已被转载83次。该价格表显示了1957年至1980年各年份1分、2分币值的硬分币回收价格从1元至350元不等。同时该表格后还附有中国硬分币收藏交易价格参考表。小博称，这篇日志是他2011年12月初从一位好友的空间里转过来的，他对这个价格表的内容很相信，一直想着等放假回家找硬分币去银行兑换。

随后，记者在百度上以“中国银行正式发布回收硬分币价格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相关结果约708000个，其中各种论坛、博客转发较多。

银行：纯属造谣

昨日，为核实该日志中硬分币回收价格的真实性，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银行，但银行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没听说有硬分币回收价格表。随后，记者又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取得联系。“千万别信，这纯属造谣！”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办公室一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他们就在网上看到过相关内容，一些城市的银行也进行过辟谣。

该负责人称，目前我国市面上流通的1分、2分、5分的硬分币属第二套人民币，国家并没有出台硬分币退出流通领域的规定，这些硬分币依然作为正常的流通货币存在，银行更不可能高价回收正在流通中的货币，且群众持这些硬分币到各家专业银行都可以无条件进行硬分币与纸币的原价兑换。

收藏家：仅部分硬分币有收藏价值

我市一钱币收藏家表示，我国的铝制硬分币最早的制造年号为1955年，目前仍继续发行。多数硬分币都是很常见的品种，收藏价值不大。只有被誉为“五大天王”的硬分币比较罕见，品相较高的一套“五大天王”价格高达上万元。

所谓的“五大天王”分别是1979年、1980年、1981年的5分硬分币，1980年的2分硬分币，1981年的1分硬分币。这些硬分币在国内没有进行流通，主要是装订成册做成纪念品，用作友好交流使用。

该收藏家提醒市民，目前在钱币市场上见到的各种“五大天王”散币，大多都是假币和改币。因为硬分币的质地较软，造假和改刻相对容易，因此市场上一些不法分子进行了批量改刻硬分币，如1981年1分硬分币、1981年5分硬分币，分别用铸量较多的1984年1分、5分改刻而成。

“有这方面爱好的市民在购买收藏时一定要擦亮眼睛。”该收藏家说。

(李女士获线索奖80元券)

1 第一封信，她写了二十多页

她叫权菊先，是吉利区吉利乡白坡村一名农妇。很早以前，权菊先的家人都知道她有个蓝布包，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啥。但他们看得出来，她对这个蓝布包很珍视，从不让别人碰。

最近，权菊先把蓝布包拿出来了。原来，包里装的是厚厚一沓泛黄的稿纸和几张明信片。2011年12月28日，记者到权菊先家时，她正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稿纸编号、整理、装订。她说，这些是她一位相交20多年老友

的遗物，是她“一生最珍贵的财富”……时光回到1985年9月的一天。尽管此时距她不慎掉入机井、严重骨折导致高位瘫痪的事故已近9年，但权菊先仍未完全从阴影中走出。她生来要强，瘫痪后的这些年，为

分担家人的负担，她洗衣、做饭、打扫庭院，揽下家里所有的家务；为贴补家用，她在轮椅上学会了做鞋、裁衣，和丈夫一道去集会上卖旧书、对联……这么多努力，权菊先仍会忍不住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遥想苦恼、失望的未来。

有一天，权菊先从别人手里借来一本《自强者笔记》的书。这是告别校园多年后，她读到的第一本书。书翻到一半，一篇标题为“死神的克星”的文章吸引了权菊先。“死”这个字眼儿，对瘫痪后的权菊先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每当被心里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她就想用死来反抗命运的恶作剧。读着读着，权菊先哭了，泪水大颗大颗滴到书上。她的心被深深触动：“世界上还有和我的

命运、想法几乎相同的人！”

那天晚上，心绪难平的她把孩子哄睡后，找来稿纸和笔，打开台灯，躺在床上开始给这篇文章的作者写信。当时，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我的经历和想法告诉他！”

信一共写了22页，权菊先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倾诉在了纸上。此时，天已破晓，她又托邻居买来信封。刚写上文章作者的名字“史铁生”，她就停住了：“我不知道地址，怎么寄给他？”

纠结了几天，最后她只好写上出版社的地址，带着“人家在北京住，我在河南一个旧窑洞里住，人家会理我吗”的疑虑，把信寄了出去。

2 好“大哥”常给她辅导“作业”

1985年11月14日，权菊先正在院里拄着拐杖学走路，村里一个放学回来的小孩给她捎了一封信。

“史铁生！”权菊先握着信封，手激动得直颤。当时，权菊先并不知道“作家”是个啥样的职业，更不知道给她回信人的身份，这种激动更多来自于——这是她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

“实在抱歉，前一段时间我不在家，忙着写剧本，最近才回来。残疾同胞的信我一般很快就回的……”打开信纸，开头是一大段谦逊的话语，像老朋友之间的谈话。得知权菊先想学写文章，史铁生告诉她：“要打好

语文基础，多读好作品，并弄懂它好在哪儿。另外，还要勤于思考，对生活中一切事物都要观察……不要理会别人的嘲讽，祝你成功！”

这封寄自北京的信，迅速拉近了权菊先与史铁生的距离。权菊先不知道的是，她之前寄去的信也触动了史铁生的心——1986年2月的《北京书讯》头版，全文刊登了权菊先写给史铁生的第一封信，举荐者正是史铁生。信后，史铁生还加了一段话，希望残疾人与文化素质高的人之间能架起更多桥梁，共同对人生进行探讨。

后来，飞鸿不断来往于权菊先与史铁生

之间。尽管相距千里，尽管职业、身份悬殊，但同为残疾人的情感，让两人在信里无话不谈。权菊先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史铁生在信里总用亲切的口吻对她循循善诱，鼓励她无论碰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坚强，都要保持乐观的态度。

权菊先说，史铁生很细心也很负责，他回信的最后总有个“固定栏目”——指出权菊先上封信里的错别字：“‘有生以来’的‘有’不可写成‘由’，‘郊区’不可写成‘交区’，‘的、地、得’这三个字的用法要弄清……”权菊先说，这时候，她就像个小妹妹，认真地听大哥哥给她辅导作业。

3 他是一盏灯，引她走出黑暗

后来，史铁生在信里聊起了自己的生活，权菊先也认识了他的妻子陈希米。史铁生的肾脏衰竭，每周要做两到三次透析。有一年，史铁生家的保姆辞职了，暂时没雇到合适的人，这可把要上班又要照顾史铁生的陈希米累坏了。

权菊先在信中得知了史铁生家的状况，赶紧回信说可以让自己刚初中毕业的儿子过去帮忙；史铁生、陈希米夫妻再三婉言谢绝，权菊先才作罢。

光阴似箭。权菊先依旧每天带孩子、做

饭、干农活，一天下来，身体累得酸疼。但夜晚时，她总会悄悄拧亮台灯，拿起笔写上十行八行字。由于只能趴着写，时间一长，她的肘关节处起了厚厚的老茧。

这条追求文学梦想的羊肠小道走得异常艰难，但权菊先从未停止过前行。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路的前方有一盏灯，总在我走不动要趴下的时候，给我温暖，引我走出黑暗。”权菊先心中的“这盏灯”，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哥”史铁生。

从写信、打电话到后来在网上发邮件，权菊先每次对生活有所感触或需要找人指点时，自然而然地就想起来找她的“史大哥”倾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史铁生去世。25年间，权菊先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史铁生对她说过，残疾人要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比如编织、绣花、喂猪养牛等。最终，权菊先选择了养牛。

如今，权菊先已是吉利区有名的养牛专业户；在写作方面，目前她已是省、市两级作家协会的会员……